

藏

書

藏書數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四

一音律

二曆象

三占卜

四星相

音律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曆象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占卜

晉管輅

郭璞

索統

唐嚴善思

周傑

藏書數學編臣傳卷三十四

○一音律

○萬寶常 ○王令言附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被配爲樂戶。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

淫放非雅正之音，而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竇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但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竇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及太業之末，其言卒驗。

寶常無子妻因其臥疾遂竊資物以逃寶常無人膳遺竟餓歿又何其昧於音也時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官聲往而不返官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

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
朝廷方協考鍾律得石見獻樂議漢津言曰臣聞黃
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
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磬爲律以身爲度用
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
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
爲民爲角六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
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

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三十四氣鍾，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然。」

○二曆象

○李淳風

李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傳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示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

造渾天儀事多踈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
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
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
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
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
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
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
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
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

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五橫。遊筭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

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誅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必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僧一行

僧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家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稍深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曰此後生顏子也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後住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強起之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

改撰新曆。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廷布算。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卽除一算。又曰。門前水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前水卻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閭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至一行造大衍。始正其左謬。

傳目作
卷三十一
七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初，劉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旣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宰相張文謙

兵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言
言曆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
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晷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
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
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常展
管望之未得其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
渾天象象錐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左
測天之正圖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

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
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
明察景則難作闕儿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
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
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
測者所用又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
圖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
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
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

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九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方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

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

三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攝一造月道循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顧祖禹儀知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

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
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
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
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
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
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
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
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
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三十一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水利之學亦甚精。觀其決金水以下西山之棧。而京師之材用是饒。復唐來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平通。通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則可見矣。

○三占卜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甯寐。自言家雞野鶩。猶尚知時况。

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紕直士之浮飭。不足爲務。吾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乎。且樂與季子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爲瑯琊卽丘長太守。單子春聞輅名。因大會賓客。欲以觀輅。輅問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十五。心膽未堅。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遂倡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子。春及衆士論其聲起。而輅人

人對卷言皆有餘子春謂衆人曰此年少盛材其
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茂必
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容貌粗醜
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
不敬利漕民郭恩善周易春秋能仰觀輅就恩讀易
又從恩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
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
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每聽輅語輒慷
慨言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因自說兄弟三人俱

得瘥疾試爲作一卦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
留宿至中夜語恩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
君伯母則叔母也當饑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
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
訴於天恩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
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蹙來三十餘載脚如棘
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孫子耳輅曰火形不絕水形
無餘不及後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
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歿牀上當

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鳥入室中，與鸞共鬪，鸞飛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老書佐耳。鳥與鸞鬪，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自無所憂也。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仿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

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旣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欵曲，出入無窮。恩靜默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於此遂止。安德令劉長仁有辯才，聞輅能曉鳥鳴，每見迭發難須臾。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

夫長仁乃服輅至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車上來在廷中幢幢可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文矢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正始元年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愷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

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巔，輕豪者亡，不可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後鄧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尋聲荅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

而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石苞爲鄴典。農問曰。聞君鄉謂翟文耀能隱形。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軀。混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也。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

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
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
應至矣。卒如其言。後清河倪太守問輅雨期，輅曰：今
夕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
而速。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
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
並唾輅言。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
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溪吏果有良風鳴鳥。日
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

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正、元、二、
年、第、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
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
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
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明、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
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
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
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然、者、過、百、人、略、無、錯、

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序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少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輅始見聞由爲隣婦卜亡牛又云路中小人失妻

者輅爲卜教使明日於水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
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
人甕婦從甕中出中書令史紀玄龍云輅在田舍嘗
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
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畱爲設賓主此
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畱當宿意
大不安以爲圖已也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
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
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由此

主人不復有災

○郭璞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煙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馬死固惜之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

固接入璞曰得健夫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
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
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噓吸其
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常不復見向物矣行
至廬江時江淮清宴太守胡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
爲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乃取小
豆三斗繞散主人宅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
就視則滅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
南二十里許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主人從之

○不○受○受○管○○天

可惡

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
反縛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廬江果
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世璞曰會稽當出鍾
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
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
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尺二分口
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
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竄之以爲著作佐郎
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世或以過度著作郎干

寶常誠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其後璞以母愛去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穎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子曰嗣祖嗣祖焉

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或
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
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
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
曰吾每屬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
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死蘇峻之難敦
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目命
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
者曰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

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以徵至矣若

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索統

索統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統知中國將亂棄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不輟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事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謀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索克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畱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

婦生男終如其言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
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
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
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腳肉被啖爲郤字
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
書統曰昔入太學見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
名統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
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希申鄙
藝會中國不靖遂欲養志終年又少不習勤老無吏

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嚴善思

父延亦通儒術曉圖讖

嚴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歿侯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
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
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
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
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
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
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
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
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

郎求出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周傑

傑精於曆算。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高人以避地。乃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南漢主龔襲位，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云子克明亦精數術

竇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於奎

劉敞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

宗以齊防禦使入繼大統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歿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

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一日從帝至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以

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甲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好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為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即日拜中

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主
隙不如多好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
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
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
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
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
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奴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
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
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

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還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癸亥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只，遂崩于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四星相

○朱建平

朱建平，善相術。曹丕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

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據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於兵初穎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啣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

謂晝夜也。遂崩。夏，疾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乘馬，馬惡衣香，齧文帝膝，帝大怒，卽殺馬。

○袁天綱

○子容
○張
○金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

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說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

官諫曰僕及夏四月數日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
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皆曰鼠
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
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
可以濟俄有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
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
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
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

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
人且得罪。俄坐姦没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
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
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
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
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日向蜀。一日向朔
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
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維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
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

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持之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辯論超詣隋煬帝爲

晉王鎮楊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
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
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
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遠知
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
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
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
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之
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經學儒臣

一易經

二書經

三詩經

四春秋

五禮經

六五經

○易經

儒臣傳

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王弼

程頤○張載○許衡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字尋歐陽歙

○伏湛○孔僖

詩

○申公○韋玄成○薛廣德

齊詩

○韓固○匡衡○翟奉○平當

韓詩

韓嬰

毛詩

○毛公○衛宏

○春秋

董仲舒○王吉貢禹

○疏廣疏受○孫復

胡安國

公羊春秋

○胡毋生
○眭孟
○嚴彭祖
○服虔
○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范甯
○啖助

左氏春秋

○張蒼等
○劉歆
○賈逵

○鄭衆
○杜預

○禮經

高堂生○戴○皇侃

熊安生○陳暘

○五經

許慎○王肅○崔靈恩

劉焯○劉炫○孔穎達

朱熹

蔡元定○呂祖謙等

儒臣傳

目錄卷三十五之三十七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五

○經學儒臣

易經

○田何等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
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諡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之。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拜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瑯琊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

補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爲大司空魯伯授瑯琊邴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梁丘賀瑯琊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

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瑯琊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

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
何丁將軍大詎略同唯京氏爲異房以明災異得幸
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以治易爲郎高
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
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繇是易有高氏學
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
易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於大澤中以養母遠人從學
者皆執經壟畔里落化之黃巾賊起過期里相約不

犯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

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
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
法可試事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
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
子論語由是遷允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
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
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允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還避鳳。上報荅留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

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箏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空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

相對宜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
年老自治冢坐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
延陵素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
侯根聞而爭之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
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
毀惡禹天子愈益敬厚焉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
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

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於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

道の學の當の如く是

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
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之無信用上
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想及諸王子弟
看、敬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
平二年薨諡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
論語章句獻上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
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
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黄令卒於小黄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筮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爲子乘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

其將然近數日、一歲所當慶平六十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漢法上令公卿與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

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凡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所信任，與國事帷幄之中，選選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於是石顯五歲，宗皆加房欲

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元帝必之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當刺之，得除用。他郡人自第，石已下，歲竟，乘傳去事。八子許焉。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旣出，道人當逐，尙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

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徽一見異之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朝。政黨與其相進用。弼通儻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注易。往往有高麗言。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

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程頤○譙定附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_是祇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

疎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願所定大槩以爲學教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

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
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
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是小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
心皆不報二年上疏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
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願復上疏
以爲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
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
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願進曰方春發生不
村殺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

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

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

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

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願奏罷之，曰：

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

也。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願曰：吾

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執政有欲用之爲諫

官者，願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

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

穀率之法不從拜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

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拜於無事之地願非拜也然

聞拜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服

三省進呈欲與館職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願

再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

監之命願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

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

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

胡說甚

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

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

老父徑去，不顧。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

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

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

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其所在著書，令監司伺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

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從旁諫曰：「勿爲已甚可也。」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又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顥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頤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在漢州日。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兒處。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類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是是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兪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

爲輔弼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當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亮不立黨

譙定涪陵人少喜學佛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於洛復潔衣往見之其後頤貶涪涪北山有巖定與頤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

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
像祀之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
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隨侍
因游成都見治篋籬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以問則
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
其後袁滋入洛間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
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適已而見賣醫薛翁於眉叩關
與語大有所得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年十八上書謁范仲淹言兵事

兵豈之

仲淹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

發外耶

兵因勸讀中庸嘉祐初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

其易者

衆一夕二程至載與論易乃語弟子曰比見二程深

易實事

或能之

微半皮不能也

也

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徹坐驟講與二程

其語問學之要便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耶登進士第爲雲巖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

明說起

之于朝上召入見問治道載以漸復二代爲對上說

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卿他日見執政執

亦行執政政

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

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教玉人

胡說了

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又多不合寢

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第

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遂移疾不出居於橫渠

故廬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

性變化氣質之道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所著正

蒙屬門下曰此書乃予歷年致思之所得也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必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弊然
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
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
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
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
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

敦本抑末，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乞召還舊職。載曰：是行也，吾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會，有言者欲行古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以爲古今異俗，而載獨以爲可行。議卒不決。會有疾，謁告歸，行次臨潼而卒。年五十八。後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

好禮官曰及是

好

夫則安謚矣。然曾子問曰：賊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曷高若以孔子爲比乎？載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是。爭端，不若曰東西。銘程頤又荅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

話是伊

於物約見彷彿耳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

川未是

當條暢

李生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草木
之實以爲食又且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
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於
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
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
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

食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與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旣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於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

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肖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爭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說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宐之，不賞而自勸，不謀而
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
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
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於涿鹿之野，戰炎
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旣竭心思以惟
之矣。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
忠告。於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
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
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

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䟽及遠于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被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於卽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忻讌樂鼓舞不

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自
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
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
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
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
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
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閒習之矣。而實不
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
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

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祇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彊而車裂。

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

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既逃難岨嶮山始得易王
輔嗣說衡夜思晝誦不少懈後從柳戒姚樞得伊洛
程氏及新安朱氏書尋居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
友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
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中
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衡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
利進爲平章政事見衡與樞並入侍患之乃奏以樞
等三人爲太子師保傳陽爲尊用而實不使數侍左
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

太子乃坐、公等度能行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復歸河內、至元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

教人有法。諸生行皆可使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竇默爲衡懇請。衡乃得去。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衡爲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是日大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衡善教人。

美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丞相安童一見德
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
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獨曰先生神明也卒謚
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庭

○書經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者。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臧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上書爲樸學。」

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玄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

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充是時充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充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
故云臣下有謀先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先卒與安世
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先以爲羣臣奉事東
宮太后省政空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
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初卽位欲褒先帝詔丞相
御史議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
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胡說一篇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

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會赦得出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

傳曰：亮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
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
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與
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元帝卽位堪爲允祿大夫堪授
牟卿及許商牟卿爲博士商之子允亦事牟卿至丞
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
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
爲政事快欽爲文學王荅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
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

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然又盛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爲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會災卒谷永上疏爲宜加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節褒賢崇功之德上弔賜寬中甚厚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今言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府生府生授河
河胡常以明毅梁春秋爲博士常又傳左氏授號徐
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
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

李尋治尚書與張儒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
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
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文數爲翟侯言事尋
見漢家有中袞尾會之象乃對大司馬王根極言天
變可畏狀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以災異尋對云云又言臣不
避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及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
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下傳新貴祖
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
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免祭丹而尊傅太后至是
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
遷齊門侍郎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
於天上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因以教

賀良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亂天子治國
未斷病歿賀良等皆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入朝
教而尋亦好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
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
壽皇子生而災異息哀帝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於
是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布告天下後
月餘上疾自若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皆伏
誅尋滅於一等徙燉煌郡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

世皆爲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歙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歿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

漢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
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
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濟陰曹曾從
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伏湛瑯邪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
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
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
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更始立爲平原太
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

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若救膳人民皆餓奈何獨飽
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
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
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充武部侍郎湛名儒舊臣徵拜
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
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
原異卿等卽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

戶遣就國十三年夏病卒子翕嗣諱傳至曾孫無忌
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元
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
女爲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自伏生後世傳
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云

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元和
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含墓而去，心所不忍。遂

華陰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魯詩

○漢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邊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已還魯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請罷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即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

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至丞相傅子玄成亦至丞相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炊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諫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
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歿論歸家不教授東
平唐長賓浦褚少孫皆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詣博
士樞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
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
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復謝病免唐生褚生皆

爲博士唐生至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韋孟韋賢韋玄成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
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
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
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
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
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廩不如一
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
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

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肖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

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

玄成爲淮陽中尉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

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
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
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上卽日還其秋
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毆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

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罷廣德爲御史大夫九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
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齊詩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
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於是上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
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乎？乃使固入園擊菟。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固刺菟，正中其心，菟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以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由是齊詩有翼匡。

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變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五際見六藝論亥爲革金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

補平原文學太子太傅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
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
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
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
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顯在將軍者何也以
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
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

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以爲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體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如當親者。疏當尊。

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也衡爲少傅數年
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
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
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
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空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
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
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乃與
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
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顯等不自陳不忠

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
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報畱之上
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
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
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
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
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
衡竟坐免

翼奉字少君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

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畧數宴見言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肖與言而上封事。其後貢禹言當定迭毀禮，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訖自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

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掾
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
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
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
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
人之志周公旣承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
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

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
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
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上納
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當以經明貢禹使行河
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卽位徵當爲充祿大夫諸吏
散騎復爲充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
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
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
山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有餘罪

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
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
子至宰相。

○韓詩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
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
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
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
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
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詩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二傳至解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

作毛詩箋

詩攷五卷、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厯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